

嘉禾志卷第二十六

碑碣

崇福寺記

古之出家作沙門一瓶一鉢晝則循方乞食暮乃歸宿於冢閒林下三衣之外分寸不蓄而得道者不可勝數其後始爲屋以居之縣歷世祀畫棟修梁崇樓廣廈日益宏侈殆有過于貴公卿豪長者之家其安隱順適初无曩時冢閒林下之辛苦暴露而悟明心地雖不乏人而其盛未有以過于前或不及焉爲比邱者固當思之也然像設棟宇之闕漏有能誓心奮

禾志二十六

一

力補葺而增益之以振起其教安集其徒是亦未易多得烏可皆律以佛法之初而泯其可錄之長乎崇福之爲僧寺久矣始所以立已不可攷其可得而言者在梁天監二年曰長樂唐會昌閒廢大中十年而復本朝祥符初易其號曰悟空天禧戊午迺賜今額建炎俶擾遂罹焚如之厄已而僧徒復集竹椽茅舍僅蔽風雨紹興十二年慧照大師淨珂始募緣建大佛殿又十六年而有僧堂慈辯大師清睿之爲也又四年而有三門普聞無淨大師清現之建也至乾道中則有眞濟大師法印爲無量壽閣彫三聖尊像塑

五百大阿羅漢淳熙庚子有書記僧修玩重建法輪寶藏且爲殿以居之下及庖庫悉就宏壯是歲鐘樓架于法逢觀音閣建于思仰期懺堂勦于法標而浴院本密行大師生公所營中更火災能復之者嗣金處仁二比邱也大抵前後五十餘年而寺之所以爲寺者始備雄麗伉壯甲于一邑其成之可謂難矣夫成之旣難其爲屋不過丹青銅鐵木植甃瓦之所爲非如諸佛所居堂殿樓閣欄檻階陛之屬皆珊瑚琉璃珠玉琥珀異珍奇寶之所就常有無量百千眾寶光明以自莊嚴此迺億劫修持功行圓滿有以感格

禾志二十六

二

自然發現不假人力者也向之所營則時葺而每新之俾前勞不廢豈非後來者之責而衣服飲食其間克勤道業使他人不得以末法比邱相靳此又自今以後凡居于此者所當思而覺支所以買石求記于余之意也唐無著禪師亦此寺僧也諸人勉之毋俾專美于前嘉定十三年十一月望棘庵沙門妙密記

崇福田記

佛教自西域入中國距今千一百九十年其流之漸于東南尤盛蓋嘗攷之會要方天禧承平合僧尼幾四十萬閩浙占籍過半焉況浙水爲今行畿崇德去

都爲最近數十年來戶口充斥人物繁夥凡曩者宜桑麻長雞豚可以踐牛羊之地今皆列屋生聚于其中故雖蕞爾子男之邦佛祠之額十有六崇福其大刹也或比而房或散而庵僧數且二百餘夫以十農養一僧則是勞苦耕作以奉之者大要已二千人矣其閒有力未能祝髮而棄家捐親效使令者無慮一倍以二乘之則是四千生齒之力供一蘭若之眾而不足也寺之掌計者又封籍其廩廡之餘每冬春之交魚鼓不鳴僧各分爨而自給者幾三月夫不給于公而使之自營于其私彼非能撫耒耜親杵臼而得

食也有僧法標者就其新舊不相續之際度食用若干田租若干自一畝以上募諸邑人且率其徒捐衣鉢求田以爲之倡其數則附于公帑之外如社倉義廩以補常歲糗糧之所不足經營數年僅克就緒前雙林老善猷寺之宗師也實勸相是舉一日偕寺僧數輩請記于余余告之曰子之徒自爲謀則周矣盍推原其所從出乎古者地方一同提封萬井計口而授之田財足百里之食厥今生齒徧聚吾邑無尺地寸壤之不耕矣春和景明登東皋而望綺紛龍鱗決渠荷鍤非王公貴人之膏腴卽富家豪民之所兼并

也民田之存已無幾狹鄉一二畝官或因以役民窳鬻產貿遷其折閱若飢饉轉而庸奴未作窮日夜之力腹不得飽而釋氏之占田不惟參錯于貴勢豪右鄉社追胥至可幸免今又從而募田續食使之安坐終歲炊玉潔羞夫豈一手足所能供此衍衍施施升堂持鉢亦嘗量彼而忖已乎抑止求其饜足而已也且夫農商工賈必通功易事而後足以相養至戚施籛蔭侏儒矇眚古亦不以疾廢各因其器食之世固未有無事而食者也浮屠受人之施享人之力則將若之何勤修其所謂教謹守其所謂律不至于食焉

而怠其事庶乎無愧云爾猷樂聞余說于是請書以誨其徒若租賦之多寡自有獻田者之書致與其姓名鑿諸碑陰茲不復載慶元三年十月旦文林郎新滁州州學教授陸竣記

崇福寺經藏記

禦溪吾土也自頃六龍南渡駐蹕錢塘遂爲要衝生齒戶口視昔蕃衍衣冠甲族彬彬日盛以至井里街郵精廬祠寺之制大率類是歲在庚午夏崇福經藏成巋然峻峙尤足以增茲邑之壯觀過者罔不歆歎先是寺有藏在西建于政和之歲中更兵火燎焉弗

存已而因陋就簡成小轉輪爲邑人祈禳之地豈惟
土木華嚴之弗備而氣象萎荼重爲法教羞比邱修
玩一日慨然發心勇猛以興是役爲己任傾倒鉢囊
得錢五千緡手自區畫剋日鳩工于是遠近見聞忻
喜讚相時則有昭慶軍節度使劉懋首出巨木以建
藏心保義郎沈才施錢三千緡以助工費未幾布金
畢集不待勸募隨念響應規樞既定迺闢故基而作
新之藏方八面面各九尺高廣合度外爲大殿壯麗
宏敞與藏相稱梵宮法界羅雲拱祕函寶帙鱗次
櫛比黃金丹碧之飾珠貝旃檀之像巧侔造化光媿

日月有大天龍背湧鯨海諸天善神環繞鎮護壁間
繪善財童與五十三參相皆假莊嚴之妙以彰變幻
之機勝利崇因視東南諸刹蓋不多見總費二萬緡
有奇積日三晷役工萬有八千噫茲事體大非有願
力者孰能成之如此其易余自少時卽識修玩師旣
壯與之游相知愈深其平居麤衣糲飯戒行孤高了
不退轉故人敬愛之樂爲供施而師無慳心悉捐所
有遂能興起眾緣于一彈指之頃鼎新盛事于六十
年頽圯之後是亦可嘉也已余聞禪宗西來教外傳
心初無以文字爲也然釋迦文佛有不可說佛刹微

塵數正真大教流入中華爲經爲論爲律凡五千四
十八卷雙林大士勸造法輪藏祕典傳襲至今作大
利益夫豈規規然幹轉機軸哀取檀施而已哉所謂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之功用
可勝旣耶師本邑人年十二爲僧徧歷叢林得正法
眼藏不喜住山不求師號自名納碧老人以辛亥歲
六月四日書偈歸寂年七十有四後六年其弟前雙
林老善猷率其徒可瑛懷璞智端妙芬請于余願有
以紀其事開旣知其顛末不得辭于是乎書慶元三
年十一月日從政郎新隆興府錄事參軍蔡開記

修證院法堂記

夫世尚欽奉人攸歸嚮者妙覺王之教也聞諸柱史
之說謂乎竺乾之書肇自金方流于震旦是故顯如
來之出世昭萬德之莊嚴度眾生之無邊彰十號之
具足拯三惡而超四諦開方便門空五蘊而淨六根
示真實相道斯行也其至矣乎樵李古邦義和舊市
厥賦饒溢厥民淳龐貨殖之利興焉生齒之數繁焉
有祈福而怖禍者則倚我法門睹相而生善者則翳
我佛事或遵報應之說悉堅信施之心祛彼奸回趣
其正覺易所云神而化之者其斯之謂歟邑之東北

隅有佛廟曰修證殿宇輪奐銘

耆宿卽云唐咸通年之所建也繇是徒眾迭居堂宇斯備香火于焉靡絕鐘唄以之相聞蔚爲道場縣厯歲紀洎國家慶纘三葉富有萬寓革乃舊制條以新規審天下精舍未善其稱者咸易其額惟茲院得存其古顧茲妙域居然淨方雖眾室四周而法堂中闕本院僧紹竈救眾生苦爲大醫王聿具慈心葺斯盛事詢其徒侶捐乃緇囊得錢三十萬始僉詣于緇眾爰咨議于黨人粵有信士徐咸賓夙締善根素崇良願捨所難捨爲檀施之首焉繇是遐邇率從士民景附感泉寶之異集致土木之荐臻云云物役告終形勢俱集欲剡珉而紀事冀厯祀之垂休見託摛文固難牢遜景祐乙亥季冬十三日宣德郎守崇德縣令李嵩叟記

福嚴禪院記

佛無二道未有禪律道異徒別而居亦判矣崇扉闐然鐘倡鼓和圓頂大袖塗人如歸環食劍處不問疏親者謂之十方人闔一戶室居而家食更相爲子弟者謂之甲乙甲乙非道之當也朝廷之法緣人情而治人大約不欲擾動而卒要之以公故制曰其徒願

爲十方居者官聽之近世稍稍有請者公道之勝而徒之相嚮也崇德介餘杭嘉興之兩閒邑東北十里林木蔚然而美者福嚴院在其下院始五代乾符之乙未邑人鍾離裴置之地有千乘因名焉聖錄重熙號命丕冒祥符始年改賜今額历年雖多有徒居之獨廩宇自皇祐庚寅歲主者志洪率其屬僧願爲十方縣爲之告于郡郡謹用朝廷之法卽許之其年七月縣令命僧曰處成主之成未幾棄去而縣亦新令尹矣又擇主曰繼式成式禪者而皆出于十方居中論議招納皆不戾公道而其徒歸之人睨其道之勝

而徒之歸如是而眾亦嚮鐘鼓而食斧斤而居求于人皆樂然與之惟恐不及予居嘉興小舟及其門不遠二舍嘗游于院之甲乙時若像而殿若聚而堂苔沿甃隕圯阤不支後三年游于式之時前之草萊則蘭若矣前之瓦礫則金碧矣地非特勝也人非始尙也道之公而主之者亦才也噫天下之事不獨是廢興之由未有不繫于公不公才不才公道未嘗亡才固不少顧擇之舉之道如何耳始成之來乃見命以記作而未及成文後會式式復以請院之廢興則所目擊從且興感以及人事遂不愧而爲之辭時至

和二年八月一日宣德郎試大理評事權雄州防禦
推官陳舜俞記

密印寺鐘樓銘

菩薩三摩地多自聞中入因聲始有聞因器方發聲
聲塵投耳根顯出能聞性因聞得見性見性卽遺聞
根塵二俱遺自性無生滅生滅旣盡已三昧當現前
是故圓通門觀音爲第一而此閻浮界教體在音聞
十方淨伽藍以聲爲佛事鐘鼓以爲器撞擊出音聲
要以聲發機警眾令開悟器大聲乃普聲普聞亦周
堪以覺羣迷俾到菩提岸我聞秀外邑巨鎮號青壑

禾志二十六

九

中有古梵宮敕名密印寺寺安六百眾鐘不滿千斤
其聲雖遠聞與眾未相稱比邱行昭者自發廣大心
願增鑄萬斤晨昏發蒙昧亦以除惡念亦以度苦輪
庶幾獲聽聞咸悟眞常性尋誘三同志共結此良緣
大事不易成三鑄三不遂最後修懺法上禱諸天神
金將躍冶中天地忽震動密雲垂墮雨復恐事不諧
萬口懇觀音開模已成就須臾大雨作匠者悉歡呼
得雨火力衰鐘聲必清亮巨鐘已成就復患無巍樓
不能遞遠音開覺未爲廣復欲創大廈不敢化邑人
鬻屋以爲資借貸市珍貨泛海易香藥往返數十年

寇難凡七遭秋毫無所損遂足樓所費今復次第成
我念結淨緣憑仗佛威力及以自願力無一不遂者
諦觀行昭意竭力鑄巨鐘架樓以奉安非徒爲觀美
要使一切眾皆由觀音門獲悟眞圓通方滿殊勝願
瀘帥馮楫撰

懷庵記

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教
不必專任于上之人也一鄉一國之士隨其所志因
其所居而施之皆足以開民彝而闡教事兄弟民彝
之大者而叔末不競習俗靡薄尺縉斗粟之譏爲人

禾志二十六

十

上者且猶不免而又何責于窮閭之細氓哉吾每惟
是懼然不敢謂天下皆若人也一日富春陸主簿鑣
來訪曰吾之家君與吾之季父友愛惟篤平時展省
先阡必指旁麓而言曰異時獲首邱當營于是以附
松櫟不幸季父無祿家君志其生平爲之築室墓傍
名之曰懷蓋取孔懷之義也幸丐二字扁之余感其
言旣爲書矣則又曰義不可以不章也願終賜之嘻
是固平昔之所惓惓者而又可辭乎昔聞之友朋謂
大陸君淳厚有賢稱于里鄰教子以學卒收儒科今
富春簿其子也小陸君英茂早登進士第入任蓬省

出分州符有惠利及民今其弟云亡而其兄懷之若是噫若君之兄弟其不足爲薄俗指南耶其不足助大君扶持世教耶君家之若子若孫若雲仍其不可不知家法所傳耶推之一國達之天下而又放之四海詔之後世而以陸氏爲義門者君家子孫其勉之天下有兄弟者其則效之觀風四方與夫載筆史官者其將必有以取之然語溪陸氏素以孝友聞其漸源遠矣大陸君名墳小陸君名峻嘉定丙子歲臘九日朝奉郎祕書丞兼權右司郎官程珙謹記

索度王廟記

秀之青墩與湖之烏墩二市相抵爲一會鎮青墩有土地神廟居密印寺之東號曰索度明王世祠茲土左有東平王像右有丁晉公像竝著厥稱獨索度王名位世次不見于載述使後無所考蓋鎮人之奉王祠也飲食必祭水旱疫癘必禱咸若有答國朝宣和閒起居舍人周離亨謫莅鎮事一夕夢有神人謁之曰子居敝陋幸公惠顧我翼日周訪諸叢祠得王之像適契夢中所見者因爲修祠宇創幃幄飾貌像自是人之奉事益勤而王之靈益顯獨恨其役不爲記文以傳于後今攷諸鎮西南隅有古山廟神曰索靖

唐咸通中宋洪所記索靖王者寔三國吳王孫權之仲子也是爲文皇帝謹按吳書孫氏世居吳郡漢末封堅爲烏程侯堅子權始都建業權少子亮第六子休皆嗣位長子登蚤卒慮封建昌王和爲太子後遜位爲南陽王諡文皇帝霸及奮其封不一則吳主之子凡七人本傳所稱文皇帝乃吳主第三子也而洪以爲仲子不知何所據而云今父老所傳或言王與古山廟神棣萼也豈名隨時顯因著今號而昔名不復見耶或言王卽索靖王是也觀春秋之時晉有士會又謂士季又謂隨會又謂隨武子魯有公子友又

謂季子又謂季友又謂成季此皆一人而稱道有異又安知索度之不卽爲索靖也進士莫若震張松募堅珉將以揭神之休于永久訪珪爲之記屬來游是邦有年矣幸竊賴神之庇因其有請姑爲敘其大槩以俟後之博識君子而審訂焉皇宋淳熙三年丙申六月乙亥迪功郎新荆門軍當陽縣尉兼主簿主管學事萬珪記

橋道記

昔在成周有司險之官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釋者云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

梁之聖人設官分職以董其事所以利天下後世其來尚矣近世建橋除道者固不一或取辦於公上或募緣於眾力其利一也崇德密拱行都四達之邑也塗雖曲而通諸夏凡所由之塗一有荒穢皆當整治況通衢乎自邑東至沙渚二十七里自南營語溪橋東至張涇皆民居也其路坎窞越突行者患之張涇雖有石橋闊僅三尺余貸金爲眾倡嘉定癸酉三月甃南營之街過張涇以東百丈皆坦夷之乙亥仲春重建張涇橋可通車馬名曰通濟近邑有包角堰橋塘西東水出入其下連雨則湍急址爲之蕩齧屢敲

而屢修有青坡道民余智超姚富率其徒衷金輦石易以捲篷之勢可久而不壞成于庚辰冬十月先是季夏漕渠南橋一夜忽傾隕時堰橋之役未就縣家就委智超幹造官帑不足繼之募緣越明年三月成余所居西俯張涇南瞰語溪從東舊有木橋曰東興狹陋殆類略約于是因其名以石易之壬午春庀工預治石九月初吉興築十月上澣訖工跨南北若橫霓然通濟東興翼乎其左右而溪光野色盡在拱揖中矣自東興以東至沙渚徒步挽舟皆田塍路風雨之晨冰雪之夕陷淖蹶塊相屬于道有演教僧思齊

蘊常者自演教西先已布石三里余謂有志者事竟成其二十餘里當任其責迺請崇勝僧道琛文達招致道民張智圓富道密余智超論之爲首同幹造涓日之良就崇勝會幹造及寺僧房各一人邑老宿呂琛沈道珍偕道侶蔡道政沈智成朱圓照錢道密陳智遇褚德許圓修等三十餘人設伊蒲之饌隨力題疏分遣緣化僦舟運石不憚勞勩始作癸未暮冬成于寶慶丙戌之季春望之砥平行者無不贊歎是役也費甚大通思齊所造總用石四千五百五十丈爲錢六千三百五十緡皆善類聞風而喜拾非強之也

余自壬申去國不復有仕進意今十五載矣每視歲之所入除伏臘外于利人事量所餘以施東興余力爲之其四役亦蠲已財以助之道琛等合辭而請曰四役勸緣疏皆寺丞所作願爲之記因紀其歲月之先後勒之堅珉立于崇勝以示來者昔有殿直范延貴者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爲守因問沿路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比過萍鄉邑宰張希顏雖不識之自入邑境驛傳橋道皆全葺此好官員也公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遂薦于朝俱顯擢又大觀中有士人于京師見其亡父拜問之父曰爾可學

鎮江葛蘩遂造蘩問何以見重幽冥答云予始日行
一利人事其次行二三事或至十事今四十餘年未
嘗少廢人問何以爲利人事蘩指坐閒蹋子曰此物
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予一杯水皆
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惟在乎常久不已後有
異僧見蘩在淨明域中陰德之報若此余故舉此二
事俾爲政者知所慕爲善者知所勸云寶慶二年四
月望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莫若冲記

嘉禾志卷第二十六

禾志二十六

十五